

台灣古籍大觀

誦清堂詩集注釋

上

作者 清·林豪

注釋 郭哲銘

國立編譯館 主編

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印行

臺海兩岸的動蕩造就詩人的生命，民初人情的冷暖豐富了詩人的眼睛，
你可以穿過十二卷詩一窺古體新作的創舉，
更可以從中領略金門人之間跨時代的相知相惜。



台灣古籍大觀

誦清堂詩集注釋

上

作者 清·林豪

注釋 郭哲銘

國立編譯館 主編

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印行

97年9月出版



誦清堂詩集注釋 / (清)林豪作; 郭哲銘注釋.

-- 初版. -- 臺北市: 台灣書房, 2008.09

冊; 公分. -- (台灣古籍大觀; 12-1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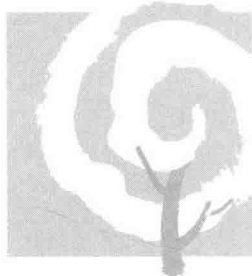
參考書目: 面

ISBN 978-986-6764-62-2 (上冊: 平裝)

ISBN 978-986-6764-63-9 (下冊: 平裝)

863.51

97015491



台灣古籍大觀 8W12

誦清堂詩集注釋 (上)

作者 清·林豪
注釋 郭哲銘
主編 國立編譯館

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一七九號
電話 02-33225558
傳真 02-33225598
網址 <http://www.nict.gov.tw>
著作財產權人 國立編譯館

發行人 楊榮川
印行者 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
地址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339號4樓
電話 02-27055066
傳真 02-27056100
郵政劃撥 18813891
網址 <http://www.wunan.com.tw>
電子郵件 tcp@wunan.com.tw

總經理 朝日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地址 台北縣中和市橋安街15巷1號7樓
電話 02-22497714
傳真 02-22498715

顧問 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

出版日期 2008年9月 初版一刷
定價 新台幣500元整

GPN 1009702235 ISBN 978-986-6764-62-2

◎本書保留所有權利，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份內容者，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，請洽國立編譯館。

展/銷售處

國家書店松江門市

地址: 104台北市松江路209號一樓

TEL: 02-2518-0207(代表號)

國家網路書店: <http://www.govbooks.com.tw>

台中五南文化廣場

地址: 台中市市區中山路6號

TEL: 04-22260330

FAX: 04-2225823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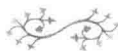


林次逋先生遺像暨柯伯行題詞



林次逋先生遺像

取自林策勳《誦清堂詩集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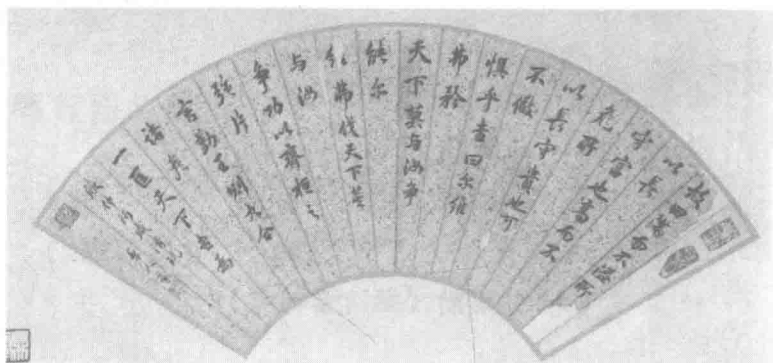


其質樸茂其識澄淵古心古貌
遠馳前賢修志乘以徵文獻
畧比以廣第傳金臺射策亦
嵌兩古是雲煙底是若原船
浩蕩彷彿孤山詩魂梅影一卷
清芬凝挽千秋名並通德
次通先生遠照
柯伯行敬題



取自林策勳《誦清堂詩集》

林豪墨寶



取自吳鼎仁《金門古書畫藝術》



林豪故居「文魁」匾



取自《金門史蹟源流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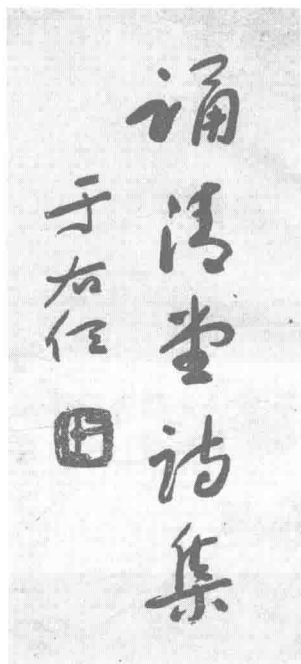
林豪「重遊泮水」匾



陳國興提供



于右任「誦清堂詩集」題字



取自林策勳《誦清堂詩集》封面／重刊



注釋弁語

一、林豪其人及其家世

林豪，本名傑，字卓人，一字嘉卓，號次逋¹，官章豪。生於清道光十一年（西元 1831 年）十月十九日巳時，卒於民國七年（西元 1918 年）五月十三日卯時，壽八十有八²。這位晚清兼跨民初重量級的金門文人，享壽既長，遊歷又多，且著作等身，一生可謂精彩絕倫，在清末民初之際，對海峽兩岸，乃至南洋島群各華人社會，均有極大的影響力。

對這樣一位距今不遠，又名震遐邇的鄉修先賢，本僅止於浮面略影，所知有限，及讀先生所著《誦清堂詩集》乙書，方才驚覺天人，欲語難休。林豪不凡的一生，正與臺海兩岸之浮沉，中國遭逢二千未有之大變局，有著相同的脈動。乃秉古人所謂「知人論世」之說，略述所知，敬饗讀者。

（一）林豪的家世

林豪生於金門，其高祖父林擬（字成培）由與金門同屬泉州府之安溪縣大坪鄉栢落村，遷居金門³，最後落籍後浦東門，稱「安溪駟馬派」。這一支林氏來金門的時間雖然不長，但是三代經營之後，在鄉里中已有相當的名望，這當中的關鍵人物，便是林豪的祖父林俊元。《金門縣志》稱：「林俊元，字秀村，曾為（金門總兵）鎮署稿識，掌書記，勤於其職。歷任總兵竇振彪等，皆禮重之。累從師船巡洋，風雲沙汕無不諳熟。」



書檄文移，多出其手。遇地方公事有關利病者，必力陳於官。晚年閒居，遇善事，皆倡始力行，後浦觀音亭，其倡建也。性尤嗜學，嘗除夕，聞業師艱於度歲，亟典衣餽之。」⁴ 可知在林氏一族在金第三世林俊元時，已擔任公職，並且熱心鄉里事務，興廟、敬師善行多舉，因此贏得里人愛戴。除能立足鄉里，林俊元更是嚴於教子，長子林焜熿，曾於縣試冠軍得售，照例得以鼓吹遊行街里，接受眾人的祝賀，然林俊元認為太過招搖，禁止不許；並且擔心兒子驕恣，反督課益嚴，終使林焜熿在學業上、品德上皆能有所成就⁵。

林焜熿在父親的督課之下，成就斐然。他雖然科名僅止於貢生，但是道德、學問、文章，於清代末造的金、廈間均堪翹楚。早歲他曾遊於廈門，先問業於興泉永道周凱，又從玉屏書院山長高澍然（舉人）學，故文有家法，著有《竹畦詩文鈔》、《宮閨詩話》，《竹畦筆塵》等書。尤其難能可貴，林焜熿對金門的情感，超過當時大部分同鄉里的知識份子，他不但肆力於文獻的蒐羅與整理，保存了相當可觀的文獻資料，因有編撰了《涿洲見聞錄》乙書；同時他曾於周凱手下分修《廈門志》，因感金門無志，著手編纂地方史志，賦予第一手的評述，成就《金門志》乙書，奠定金門地方研究的基礎。再者，林焜熿個性見義勇為，任勞任怨，不避勞瘁，對金門地方的慈善事業，更有卓越的貢獻。如倡建育嬰堂，修大溝義塚，皆有關桑梓公益之事。故縣志稱他「故不獨以文鳴也」⁶。他這些貢獻非但遺澤金門鄉里，更對其子林豪一生之事業有直接的啟發。

（二）林豪早年的求學歲月與首次春官北上

林豪生長於清代末造之金門，當時金門正處於一個歷史空前的低潮，明代碩學大儒輩出的時代早已遠去，清代將星雲集的場面也不復再見，金門僅剩下一個滿面瘡痍的軀殼；莊稼不熟，且又海氛不靖，欲為農，五穀難登，無法養家；欲投海逐魚，又匪寇遍佈，恐為波臣；在無經濟力的支撐下，想要讀書登第，實如緣木求魚，難如登天，故而這一個時代的金門是一個無士、無農、無工、無商的時代，想要養家活口，只有出外謀食，



遠走他鄉。

林豪生長在這樣的環境中，如果是一般家庭自難成就文名，可是林豪不但享有文名且馳譽兩岸，這不得不歸功於他的雙親之家學。其父親林焜熿在事業上及學業上已為林豪打下基礎，且其交遊皆時有文名之士，故自啟蒙後，林豪比起金門鄉里其他人有更好的受教育環境，十五歲時即從同里林章梗學，且又有舅氏洪嘯雲從旁啟迪開沃，因此奠定了基礎。後來為了能張大眼界，尋求更上一層樓的可能，林豪來到當年父親執贄受教的地方——廈門玉屏書院，接受惠安進士莊牧亭的指導，故而學業猛進，於十九歲那年正式成為秀才，進階為仕紳階層。

成為秀才之後的林豪，一如中國大多數的秀才生員一般，展開了漫長艱辛的考試求取功名的歷程。咸豐九年（西元 1859 年），林豪經過兩次失敗的經驗⁷，終於通過了第二關，於己未恩科鄉試中試，一舉得第，成為舉人，時年廿九歲。這場鄉試對林豪來說，實是悲喜交蕩，當時他的父母均已謝世，趕場科舉，若然功成名就，父母已無法分享喜悅，所以顯得不知為何而戰的味道，他曾自己寫道：「秋風十載慣催裝，傀儡何堪又上場；親近名心全似水，我行客鬢半成霜。」⁸即言此情。其實這只是臨場考前的感懷之語，林豪此次應試顯得成竹在胸，闡中行文、為詩一氣呵成，游刃有餘，甚且還有多餘的時間，品味闡中心緒因而留下〈闡中題壁〉乙詩⁹，甚至還能細數入闡經歷寫下〈棘闡雜詠〉二十首¹⁰，這不就說明參加第三次鄉試的林豪，是有必得的把握，故而心情從容，一派輕鬆應試。結果天不負人願，林豪果然在此科中試，在得知中試消息之初，心頭五味雜陳，親口吟唸，說道：「一紙泥金報恐遲，親朋相慶溢門楣；無端淚滴紅箋上，記得萱闡勸學時。」¹¹從等待時的踴躍不安，到得知消息的喜慶盈溢，而又在激情沉澱後回首父母教翼成才之路，一波三折，其心情之波動，上下振蕩，教人感同身受。

中了舉人之後，林豪再接再勵，於當年年底即刻準備北上晉京，為明年的會試準備。咸豐十年（西元 1860 年），三十歲的林豪正值風華年茂，



體力與能力均處於顛峰，所以此番「北征」，他顯得相當有自信，欲一舉連捷春官，為自己與其家族寫下一座新的里程碑。孰知天不從人願！這年捻匪竄擾豫、皖、鄂、蘇、魯各省，華中復有太平天國之患。林豪北上僅到了蘇北懷安魚溝鎮，便遇到捻匪竄擾，其鄰近的宿遷、桃源等縣更是不守陷落，時局緊張，不但使他無法北上一展身手，甚且還要急速南歸，免遭性命之憂。於是林豪無奈之餘，只好南轉返鄉，一路上由浙江迤邐南行，走了近四個多月方始抵家。

不過，這段「半逃命」的返鄉之旅，還不是林豪心頭的最痛。這一年禮部春闈首題，竟然就是林豪去年鄉試得售的考題相同，且自此而後林豪七次北上應試，均空手而回，晚年思之，或許會扼腕不已。

(三)淡水潛園就館

首次會試無法與會，又得知考題即其秋闈獲雋之題，這對林豪來講，情何以堪。此後十數年間，他除了一再公車北上，亟欲尋就「失去」的功名；更重要的是現實生活的壓力，迫使他不得不外出謀食。

當時臺灣是一個新興的富饒之地，其地又多閩南移民，風土語言相近；再加上路程不遠，所以其中有許多金門鄉親，往墾拓殖。同治元年（西元 1862 年），卅二歲的林豪，應其族人之邀，來到臺灣北路的淡水廳，寓居於艋舺，等待機會尋謀工作。本來初到臺灣的林豪準備南下，一面訪友，一面找尋謀食之機。然此時臺灣中部正逢戴潮春反官事件，時勢相當緊張。因此林豪不得不留停艋舺，以待時靖。而這一下的等待，讓他等到他這一輩子最重要的知己朋友——竹塹城的林占梅。林占梅此時正逢人生事業的顛峰，竹塹林家為當時北臺灣最為殷實的富室之一，其為人富而樂文，大修潛園，用以名園招徠各地雅士，舉辦詩酒吟會，使得此地「文酒之盛冠北臺」¹²；且於此時林占梅奉檄辦理團練，護衛鄉里，又簡用浙江道，聲勢如日中天。林豪與之在艋舺這一次相遇，雙方相談甚歡，大生知己之感，又或許是因為同宗又且同鄉的關係¹³，林占梅當即延請林豪來到竹塹，典掌文書工作，開展了在臺佐幕遊歷之生涯。



來到竹塹的林豪，先是被安置於潛園的「碧海堂」（又移寓「雲香館」、「鄰花書舫」），除了主管林占梅的文件書信之外，並且被林占梅視為「自己人」，教授林家內眷讀書。這一段日子極其愜意，主賓之間相處極洽，而且潛園詩酒之盛，令林豪流連不已。在潛園四年的時間，林豪除了詩酒授課之外，他秉素知識份子之志，關心時局，尤其心繫當時主持剿勘戴潮春之亂的林占梅，因此博採旁搜，實事求是，準備將戴案始末撰寫流傳，因而成就了《東瀛紀事》乙書¹⁴。除此之外，在竹塹期間，林豪復又為當時淡水同知嚴金清之聘，於同治六年（西元 1867 年）主修《淡水廳志》，從春季到初冬，前後歷時九個月，書成問世，凡一十五卷，為北臺灣淡水廳留下了重要的方志史料。

在竹塹寄食林家期間前後，林豪亦曾北攬淡水風光，南遊臺灣府治。這段旅行，除了飽覽臺灣美景，結交當道名流，因而傳流了許多風景品評，詩文唱和之章外，更蘊蓄了相當多關於臺灣史事以及風土人情的資料，為林豪日後的著作有極大的幫助。

四 掌教澎湖文石書院

在竹塹四年及在臺灣六年期間，嚴格說來是林豪一生事業醞釀待發之期，他雖累積了相當可觀的能量，但卻因寄食籬下，尚無建立屬於自己的事業。這段作幕西席的日子固然極為愜意，但是隨著林占梅晚年家境陷入困境，以及無法長久寄人籬下，林豪毅然來到號稱「貧」島的澎湖。在澎湖林豪入主文石書院，並且撰修了《澎湖廳志》，為這座「貧」島，帶來不同的士氣與影響。

其中文石書院，尤與林豪淵源最深。他一生共三次擔任該書院之山長，分別是同治八年至九年（西元 1869～1870 年）、光緒四年到八年（西元 1878～1882 年）以及光緒十八年至二十年（西元 1892～1894 年）¹⁵。由林豪初任第一屆算起，文石書院已歷近百年的歲月。該書院創於清乾隆卅一年（西元 1766 年）¹⁶，由澎湖通判胡建偉應貢生許應元等人的捐請，倡建於澎湖廳轄文澳之西，以澎湖盛產文石所建，故名文石書院。然百年



間因澎湖多風災，故創建之後修葺頻繁；而且澎湖民貧，地處偏遠，早期山長多由澎湖通判兼任，以節省束脩經費。是以林豪來到此地之前，文石書院雖是澎湖最著名之學府，然無論規模與教學品質均甚低落。林豪接任之後，極力重振士氣，打開文風，乃訂定〈續擬學約〉八條。直指士子課業以及力求上進之心要加強，期盼追慕前賢蔡廷蘭為澎湖爭光¹⁷，並且能夠與中原文化相接軌，藉以擺脫澎湖的落後。

林豪除了教學鼓舞士氣之外，在澎湖期間甚是從容，與當地知識份子極是相得，教學論文之外，最為具體的成績，就是《澎湖廳志》乙書。這部著作歷來研究者皆極為稱譽，其中林耀漭〈在邊緣的邊緣實踐——以清代臺灣澎湖文石書院山長林豪為例的研究〉，除了在舊有的基礎上加以闡說之外，並且藉《澎湖廳志》乙書，提出「在地化」的說法，闡述林豪融入澎湖社會之狀，比澎湖人選澎湖人，他說：「『在地認同』的史學實踐，在發潛德之幽光，在補積習之偏病。林豪是金門人，但在近十年的文石書院山長任職期間，在長期投入修撰《澎湖廳志》期間，他比澎湖人選澎湖人。又，《澎湖廳志·卷十四·藝文》著錄『彰化人』黃瑞玉、『臺灣人』陳輝、『本廳人』呂成家、辛齊光、王雲鵬、蔡廷蘭等人的作品及著述書目，由此可知，此時『臺灣人』、『澎湖人』等本土意識已經成熟，即陳其南所稱『土著化』已經完成，逐漸地從大陸的祖籍社會孤立出來，而成為一新的地緣社會。筆者以為，『在地認同』也是『土著化』的一個重要指標。」¹⁸又說：「林豪在文石書院裁成的學生，其最明顯的『在地認同』是參與《澎湖廳志》的修撰。據《澎湖廳志》載，他們是協修：候選訓導蔡玉成（本廳人）；採訪總校：大挑教諭署臺灣府學教授郭鵬翔（本廳舉人）、增廣生陳維新（本廳人）、廩膳生薛元英、生員徐癸山；採訪分校：候選訓導許占魁（本廳人）、廩膳生陳雁標、廩膳生許焚、廩膳生洪朝陽、生員洪捷元、林維藩、洪純仁、許晉纓、蔡時文、李煥章、許家修、陳徵湖、陳錫命、鄭祖年、呂作甘、陳精華、高攀、劉承命、黃文衡、許樹林、洪清奇、黃欽明。澎湖人修澎湖史，澎湖人採訪澎湖人與澎湖事，這種田野調查工作可以做得很確實，也是愛鄉梓的具體表現。」¹⁹



可見這一部志書頗有振揚澎湖本土意識，加強當地認同的作用，使得澎湖人有了自信與自尊。

林豪之所以對澎湖有如此深厚的情感，除了他在十年當中三任文石書院山長外，我想他在此地找到家鄉的感覺。澎湖雖然也是一個移民的社會，但是此地先人的來源較為「單純」，十之七八都是來自林豪的故鄉——金門²⁰；而且此地遺留有甚多金門前輩的遺蹟²¹，是以讓好古愛鄉的林豪能夠有土親與人親之感，自是無異鄉之愁，是以認同感自然強烈，所激發的鬥志也更昂揚，無怪使澎人感懷眷念不已。

(五)鄉居承父之業

林豪從同治元年（西元 1862 年）赴臺展開外出謀食生涯，在臺灣時間約有六年，在澎時間十年，期間往復兩岸，鄉居時間亦夥。在家鄉期間，林豪時而往返金、廈，日子過得應該是既充實又從容，故而他較為空閒的時間，做一些心裏想做的事。

首先就是承續父業，重修《金門志》。金門之有地方史志，起源甚早。早在西元十六世紀中葉就已經有所成績了。明代洪受的《滄海紀遺》可視為金門地方史志發聲的第一響。這部完成明穆宗隆慶二年（西元 1568 年）的著作，是由寓居京師的浯洲士子，有感於家鄉在縣邑舊志中篇幅過少，大嘆「滄海遺珠」之憾，因而發憤完成。尤可注意的，在此中浯洲的士大夫已感覺自己與同安上都有所間隔，故而嘆微不著，自我醞釀「區域」意識，所以欲自成一格而有是著。全書共成十篇，包括：「山川」、「建置」、「人材」、「風俗」、「賓祀」、「本業」、「物產」、「災變」、「詞翰」、「雜紀」，且列圖於後。顯見，洪受已然將浯洲的自然地景、人文發展、風土民情、自然災害以及文學發展，統統總括於書中，並給予相當篇幅的論述，十足是一部完整的地方史志先驅之作²²。

然而從《滄海紀遺》之後，近三百年間金門地方史志竟是一片空白，這期間並不是因為金門沒落了，人才凋零，相反的是在這三百年間，乃是金門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刻，人文綻放，科甲連第，文儒、武將輩出，塑



造了「海濱鄒魯」的聲名，也打造閩南「貴島」的招牌，然卻沒有相應的地方史志之發展，確係怪事。依愚所見，這三百年間金門之所以沒有地方史志，記載金門的光榮，乃是因為這一時期金門人的區位意識正逢時明時晦之際。明中葉至萬曆前後，浯洲人文蔚起，賢人大孺汨湧而出，浯洲不但是「賢」島，更被為譽為「貴」島，而此時締造這頁歷史的浯鄉前修，因名聲太大，事功太顯赫了，所以同安上都、溫陵上郡更是引之為榮；且他們足跡踏遍中國，眼界自當更為開闊，胸次之間豈以這個彈丸之嶼為足。故以「溫陵」、「同安」自況，是以當時金門無自我區位，而是融入於泉州、同安當中。迨晚明末造，千古英雄鄭成功起於金門，亦藉金門揚威海東，浯洲是其根本的核心所在，是以此刻浯洲的區位意識復又大張，然卻因為身處鼎革之際而無暇立志傳史。到了清世金門海疆不靖，人才孕生由文而武，一位又一位的名將出沒史冊，與前明碩學巨儒輩出之世代，前後輝映；又且此一時刻因行政區位的調整，馬巷廳設置，金門人有了比較清楚的區位意識與自我認同，是以「內化」觀念逐漸成形²³，不過因這百年間金門所出人物多為武將，所以縱有心力亦無法傳述史志，彰顯地方。而林焜熿父子正是在此等意識下，將金門百餘年來的自我意識給顯現出來，是以有《金門志》的出現。

林焜熿、林豪父子的《金門志》一書。總承金門區位觀念的發展，因此其書擴大了金門之區位，將原先《滄海紀遺》所紀之浯洲（今大金門），延及包括了金門、烈嶼，以及大小嶝嶼，此四座大島，且自別於同安上都，也和隔岸的廈門有所區隔，其內聚形勢的完成，為民國四年金門立縣奠定基礎。除此這部志書，在體例上也超邁前代，林氏父子發凡起例，釐定一十六卷，分別是：「皇言錄」、「分域略」、「賦稅考」、「規制志」、「兵防志」、「職官表」、「名宦列傳」、「選舉表」、「人物列傳」（共四卷）、「列女傳」、「藝文志」、「風俗記」、「舊事志」，極為完整的括概金門全史，使得金門地方史志，進入了另一個層次。這是林豪父子在文獻上，為金門所做最大的貢獻之一。